

## “网坛女金刚”

### ——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

在当代世界女子职业网坛上，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可以说是一颗最为光芒闪耀的“天皇巨星”。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的记录能追得上这位网坛“女金刚”。纳芙拉蒂洛娃自 1974 年步入世界职业网坛参加职业网球赛以来，在近 20 年的职业网球生涯中，硕果累累，成绩骄人。到 1984 年即夺得 100 个单打冠军。目前，纳芙拉蒂洛娃是当今世界网球史上第 3 位夺得 100 次以上单打冠军的选手。

至于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所取得的胜利，那真可说是多得令人咋舌：仅四大公开赛她就摘取过 10 次温布尔登锦标赛的冠军、8 个法国公开赛冠军、8 个澳大利亚公开赛冠军和 5 个美国公开赛的桂冠。1982 年至 1985 年底 4 年的时间里，纳芙拉蒂洛娃就参加了 324 场比赛，胜 317 场，获胜率为 97.8%。在美国联合通讯社组织欧、亚、非及拉丁美洲的体育和电视体育解说员评选的 1987 年世界十大体育新闻中，她以“连续 6 次夺取温布尔登网球赛女子单打冠军”这一辉

煌战绩而入选。除此之外，纳芙拉蒂洛娃还多次被世界女子网球协会评选为“最佳网球选手”。

到 1994 年正式退出职业网坛之前，纳芙拉蒂洛娃整整赢得 1000 场比赛的胜利，她的这一辉煌战绩至今仍然无人能够突破。因此，纳芙拉蒂洛娃以其辉煌的战绩、卓越的表现和精湛的球技为当代世界网球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成为世界网坛罕见的划时代人物和一颗最为璀璨的明星。

1994 年，在世界女子网球协会 (WTA) 的世界网球锦标赛上，称雄国际职业网坛 10 多年的美国著名网球名将、世界头号女子网球好手马蒂娜·纳芙拉蒂洛娃，正式告别了职业网坛。纳芙拉蒂洛娃的退役，标志着世界网坛一个时代的结束。纳芙拉蒂洛娃这位举世瞩目的网坛名将，在世界网坛一向有“女金刚”之称，是当今世界上无可争议的最有成就的女子单打选手之一。在她退役之时，有许多人曾提出要为她塑造一座青铜纪念像。因为，在其 20 年的网球生涯中，空前的、奇迹般的胜利，已经使她在世界网坛上的声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以赫赫战绩征服了整个世界网坛。

每当纳芙拉蒂洛娃走上冠军领奖台的时候，发狂的球迷们都会声嘶力竭地欢呼着、叫喊着，掌声和欢呼声如汹涌的海潮，铺天盖地而来，记者们的镁光灯也是闪个不停。对此，纳芙拉蒂洛娃总是报以淡然的

一笑。因为，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为了登上这峻峭的网球之巅，自己走过了一条多么艰难的羊肠小道——一条既布满了荆棘，又开满了鲜花的崎岖山路。

## 家庭与童年

1956年10月18日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她刚出生时并不是现在人们所熟悉的这个名字，当时她的父母给她起的名字叫玛蒂娜·舒伯特娃。在捷克语里姑娘的姓往往是在父姓后面加上一个娃字，所以玛蒂娜·舒伯特娃这个名字她整整用了10年之久。

其实说起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的父母从相识相爱到结婚来，还算是挺浪漫的。玛蒂娜的父亲名叫米洛斯拉夫·舒伯特，她的母亲名叫简娜，1931年6月出生在布拉格市郊的一个名叫里夫纳斯的小村庄，这个村庄位于捷克北部克尔科诺谢山脚下，她的父亲是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滑雪教练，现在已退休在家。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简娜从小就对滑雪表现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兴趣，长大后的她和父亲一样成了当地一个名叫玛蒂诺夫卡滑雪俱乐部的年轻教练。

说到简娜的滑雪和教练能力确实是不敢恭维，她的水平很一般。不过，简娜是当地一个出了名的美女，身体健壮，有一头金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是一个

典型的捷克斯洛伐克美女。她虽然不怎么会卖弄风情，却不乏女姓的妩媚。当然，与那些风情万分的妖冶女子相比，她的妩媚是内含的，她更像一个修女，或者像一个为了丈夫、子女而发誓要献出一生的农妇。由于简娜实在太美了，所以尽管她的能力很一般，滑雪俱乐部的经理还是不想解雇她，因为每天都有很多年轻的小伙子来跟她练习滑雪。米洛斯拉夫·舒伯特正是这众多“追星族”中的一员。

刚开始的时候，米洛斯拉夫并没有能够引起简娜的多少关注，因为每天围在她身边的人当中确实不乏英俊潇洒的美男子，而且在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当地巨富或权贵的公子哥，与这些人比较起来，既无财又无势的米洛斯拉夫实在是太普通了。不过，也不知为什么，尽管简娜没有对米洛斯拉夫表现出一丁点儿温柔之意，他仍然是热情丝毫不减。他坚信“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持之以恒地狂热地追求着简娜。

也许是米洛斯拉夫的真情感动了上帝，命运之神开始青睐他了。有一天，简娜正带着大约 10 几名“影子学员”进行一个新的课目训练。轮到米洛斯拉夫做动作的时候，不知怎么一个不小心把站在一边进行指导的简娜给撞倒了，使她的右腿造成轻度骨折。人们常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也许是出于一种负疚的心理或者是另有动机，反正在简娜负伤住院的 3 个多月里，米洛斯拉夫每天准时给她送来香甜可口的饭菜，而且

每当简娜拒绝或是要他以后不要再来时，米洛斯拉夫什么也不说，总是一笑了之，第 2 天一切照常。

米洛斯拉夫以自己的真诚和痴情打动了简娜，等到她伤好出院时，俩人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以后，随着接触的增多，俩人从一般朋友变成了恋人，又过了大约 3 年的时间，在 1954 年 8 月，简娜 23 岁的时候，这对恋人终于喜结良缘。婚后，每当想起这段“奇遇”时，简娜总开玩笑地说米洛斯拉夫当时用心不良，而米洛斯拉夫总是笑笑说：感谢上帝！

成家后的米洛斯拉夫在布拉格经营一家小餐馆。1956 年玛蒂娜刚出生时她的家庭条件很一般，也就是刚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年轻的舒伯特婚后对滑雪的兴趣不仅丝毫不减，而且还越来越大。除了为养家糊口而不得不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经营他的小餐馆之外，可以说他的心思完全扑在滑雪上。平时只要一有时间他总是抛下餐馆的生意驰骋在一望无际的滑雪场。这不仅使他的餐馆生意很不景气，而且也经常使家里的生活陷入困境，以至于有很多时候家里都要揭不开锅了。日复一日，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婚的甜蜜和女儿刚出生时给小俩口儿所带来的喜悦全都被日常的柴、米、油、盐、醋所取代，而这是米洛斯拉夫最为烦恼的事。于是，家庭矛盾就随之而来。

天性善良的简娜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女儿，又开始带着刚刚 2 岁的玛蒂娜来到了滑雪俱乐

部上班。从此，她一边继续从事教练工作，一边照顾女儿，当然，重新复出后的简娜风韵一点不减当年。虽然她已失去了往日那天真活泼、少女般迷人的风采，可增加了一种成熟的美，使人觉得她比婚前更丰满、更有诱惑力，在她的身边仍然和过去一样集结着众多的“追星族”。

时间到了 1959 年 8 月，玛蒂娜快 3 岁的时候，一个“突发事件”使她的父母离了婚。一天，由于玛蒂娜有点发烧，简娜就提前下班回家，她想带孩子去医院去看看。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她推开屋门的时候，却发现卧室里属于她和丈夫的双人大床上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他的丈夫赤条条地躺在一起。这使她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事后，尽管米洛斯拉夫痛哭流涕地请求她原谅，简娜还是坚决地和他分了手。从此之后，简娜就带着不到 3 岁的玛蒂娜回到了布拉格郊外的里夫纳斯村，和她的父母一起居住，而米洛斯拉夫继续住在布拉格，只是定期来看望玛蒂娜。

玛蒂娜稍稍长大一点时，她的父亲有时带着她到他的滑雪场地去，有时还带她去逛布拉格的动物园。这时的父亲在玛蒂娜那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许多美好而愉快的记忆，可时间不长，小小的玛蒂娜不明白为什么父亲突然中断了对她的看望。慢慢地在玛蒂娜快把父亲的形象淡忘的时候，大约在玛蒂娜 9 岁的一天突然传来了她的父亲死亡的消息。尽管简娜告诉小玛蒂

娜说，她的父亲是胃部手术后死亡的，可当时村里的人们都对她说她的父亲是自杀身亡的。于是，她哭了，为她再也不能见自己的父亲而流了泪。后来，直到纳芙拉蒂洛娃 23 岁的时候，她才知道事情的真象：父亲确实是在医院里动了胃部切除三分之一的大手术，但就在这之后他所爱的女友来到医院，告诉他她要离开他。结果，他在医院里由于伤心而自杀身亡。这时的玛蒂娜，根本还不懂得什么是自杀，也不理解她的父亲为什么要自杀，因为早在 3 年前她就已经生活在另一个幸福的家庭里了。

## “好朋友”成了继父

在纳芙拉蒂洛娃走上职业网坛的道路中，对她影响较大的首先是她的母亲简娜。简娜和米洛斯拉夫分手后，她带着女儿回到里夫纳斯后，为了照顾女儿方便就加入了附近新建的市政网球俱乐部。春天来临时，网球俱乐部开始整修网球场，小玛蒂娜就欢蹦乱跳地跟在大人们后面跑来跑去，母亲要是打球，她也同样跟在母亲的背后，不时地去追球、拣球。就在春天整修网球场期间，玛蒂娜结识了后来对她产生巨大影响的继父——米莱克·纳芙拉蒂尔，不过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大家都习惯叫他米莱克。

米莱克长得身材高大、魁梧，1934 年出生，1958

年毕业于布拉格体育学院后就被分配到布拉格体育运动委员会里工作。主要负责球类的基础训练工作，他是被派来负责新建网球俱乐部的 10 名成员之一。在网球场的整修中，米莱克经常发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在场地里跑来跑去。有一天，玛蒂娜在跑的时候没注意被摔在一个土坑里，将腿磕破了一大块，米莱克发现后赶紧把她抱起并送到医院进行包扎。自此以后，玛蒂娜就和米莱克成了“好朋友”，她特别喜欢和这位大个子叔叔在一起玩。也许是老天注定，米莱克心里也觉得这个小女孩和自己有缘，每次从布拉格家里回来总忘不了给他的这位“好朋友”带点糖果。

每次玛蒂娜回到家里总是喋喋不休地给母亲说自己和大个子叔叔在一起的趣事。就这样，经过玛蒂娜的穿针引线，慢慢地简娜和米莱克就相识了。这时的简娜一点也看不出是个 3 岁孩子的母亲，她长得依然那么年轻、漂亮、动人，特别是与过去相比更具有一种成熟的美，更具有对于成年男子的诱惑力。米莱克对于简娜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他觉得她正是自己长期所寻找的心上人，很快就被漂亮的简娜给迷住了。

刚开始的时候，简娜的心里还有点顾虑，她觉得自己不仅年龄大、刚刚离了婚，而且还带着一个孩子，怕米莱克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不会长久，所以对于米莱克的热情始终保持着一种适度的距离。可后来，怎么也无法抵挡米莱克的凌厉攻势，在米莱克一波紧接

一波的攻击下败下阵来，乖乖地成了米莱克的“俘虏”。

1963年6月，在玛蒂娜快满5周岁的时候，简娜和米莱克举行了婚礼。这之后，米莱克就从布拉格搬到了里夫纳斯。他对玛蒂娜非常好，米莱克很高兴自己一下就有了这么一个现成的小女儿。夏天，他经常带着玛蒂娜到里夫纳斯附近的山上去采蘑菇。后来，当纳芙拉蒂洛娃在美国生活了很久后，每当对人们谈起自己的童年，总是忘不了家乡蘑菇的鲜美，忘不了继父对自己的关心。她总是深情地对人们说：

“父亲（米莱克）对我实在是太好了，夏天，他总是带我上山采蘑菇。我们一边玩，一边采蘑菇，开心极了。有一天，在山上采蘑菇时我的腿突然被蛇咬了一下，很快就肿起老高，父亲担心极了，他不顾危险用自己的嘴用力地吸我的伤口，直到吸出新鲜血液时他才长出了一口气，说：‘怎么样，我的宝贝儿？刚才可把我给吓坏啦！’那天，父亲怕我的腿有什么影响，硬是把我从山上背了下来，一步也不让我走一下。回到家后，父亲又专门跑到布拉格给我买了一大堆营养品和小吃。”

在夏天，米莱克除了带玛蒂娜上山采蘑菇之外，还带着女儿一起去游泳。冬天一到，当白雪覆盖着大地和山岭时，玛蒂娜就常跟随着米莱克去滑雪场滑雪，有时他们一家人还去克尔科诺谢山上去玩个痛快，在那

里尽情地滑行在山坡丛林间。这时，母亲简娜更多地给予玛蒂娜的是母爱，而给予她越来越多影响的则是继父米莱克。自从玛蒂娜的“好朋友”米莱克成为她的继父后，玛蒂娜就很喜欢他，从她始终称米莱克为父亲而从不称继父也可看出。

## 继父作启蒙教练

纳芙拉蒂洛娃成名后，每当她向人们谈起打网球时，她总是说她的运动技能和网球天赋来自遗传。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她的外祖母曾经是个很不错的网球选手，在全国锦标赛上曾一显身手打入过单打的决赛。母亲也有着良好的运动天赋，不仅滑雪水平很高，而且网球也打得不错。

大约在纳芙拉蒂洛娃 4 岁半的时候，就开始双手握着网球拍，对着墙壁打球。小小的她对着墙壁一个人打球不仅丝毫不烦躁，反而兴趣十足，她经常一打就是几个小时。

纳芙拉蒂洛娃永远忘不了她过 6 周岁生日的那一天。刚刚当上继父的米莱克送给她一只很精美的小网球拍作为生日礼物。纳芙拉蒂洛娃后来说：

“就是这件礼物决定了我的一生，使我走上了世界网坛。”

这一天，米莱克为了加深“父女”之间的感情，让

女儿高兴，同时也是为了“讨”妻子的欢心，专门带着玛蒂娜到市政网球俱乐部新建的网球场打了一场父女网球赛。这是纳芙拉蒂洛娃第 1 次在真正的场地上打球，是令她一生最为难忘的一次网球“比赛”。后来，当纳芙拉蒂洛娃成名后，每当有记者问她最难忘的一次比赛时，她总是说：

“使我终生难忘的一次比赛是在我 6 岁生日那天和父亲进行的一场‘父女赛’。从那以后，每当我走向比赛场的时候，每当我觉得对手太强时，总是想起父亲对我的期望，就好像看到父亲那充满深情的目光一样。这时，我的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就能够战胜任何强大的对手。”

就在纳芙拉蒂洛娃 6 周岁的这一年，她开始上小学。母亲在她上学的第 1 天，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给她穿上粉红色的裙子，配上白色的小皮鞋和一双肉色的高筒袜。谁知这么一身干干净净的漂亮衣服，等到她放学回家时已经脏得不成样子。原来班上有一个小男孩，十分霸道。纳芙拉蒂洛娃在荡秋千时，那个男孩用一个木制的小火车敲同学的头，从小就不信邪的纳芙拉蒂洛娃可不怕这些，她马上就上去和这个男孩打了一仗，直到他认输求饶为止。

从上小学开始，米莱克就严格按照一个职业网球选手的要求训练女儿。刚开始的时候，纳芙拉蒂洛娃由于体质较弱，在她刚开始打网球的时候，一只手握

拍总是击不好球，她就改为双手握拍。另外，纳芙拉蒂洛娃还是个左撇子，现在打网球时她仍然是习惯用左手。刚上学时，她写字也是用左手，老师就叫他改用右手，以后她就改用右手写字。纳芙拉蒂洛娃是个极为聪明的学生，学习时不管老师提什么问题，她老爱举手，而老师为了照顾到每一个同学，并不是常常提问她。以至于纳芙拉蒂洛娃后来很风趣地对她的好友说：由于她老举手，使她胳膊的肌肉丰富起来，这对打网球来说正是意外收获。

自从打上网球之后，纳芙拉蒂洛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它。上小学 1 年级到 5 年级时，学校离她家只有几分钟的路；而到了 6 年级以后，学校设在和网球场对面的小山坡上。纳芙拉蒂洛娃成天心里都想着网球，每年她总是从春天雪化开始，一直打到秋末下雪的时节。除了打网球，纳芙拉蒂洛娃还很喜欢其他的一些体育项目，比如足球、冰球和滑雪等等，赛跑也是纳芙拉蒂洛娃喜欢的一个项目。

当然，纳芙拉蒂洛娃最喜欢的还是打网球，由于米莱克在网球场工作，这给纳芙拉蒂洛娃打网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一放学，她总是第一个跑出去，老师和同学都习惯了，只要看她往外跑，心里都想一定又是去打网球。她很快就对网球着了迷，几乎天天泡在网球场上。后来，不光是她的父母对此已习以为常，就连村里的很多人和同学们都知道，当你想

找纳芙拉蒂洛娃而找不到她时，那你就到网球场去，她一定在那里。

一天，小纳芙拉蒂洛娃不待天亮就再也躺不住了，一起床就显得格外精神，她的两腮因兴奋而变得通红。因为，这天早饭后，父亲米莱克要带她去 10 多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去参加一场小型比赛。急于一显身手的心情，使纳芙拉蒂洛娃这个性格外向的孩子再也按捺不住了，她一边连声地催父亲快点、再快点。可她哪里知道米莱克此时正在心里暗自嘀咕：凭她那两下子，一上场准给砸趴下，因此只要带几个车钱就足够了，并对简娜说好中午赶回家吃午饭。可比赛的结果却完全出乎米莱克的意料，小纳芙拉蒂洛娃一路过关斩将，直打进半决赛，下午还要继续参加比赛。这一下，可让米莱克伤了脑筋，因为为了保证女儿下午打好比赛，他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就是解决肚子问题，可出来时所带的钱又根本没想到中午饭的问题。没办法，父女俩只好走进球场附近一家小饭摊，拣了一些最便宜的土豆和奶酪充饥。后来，简娜由于在家中等了许久不见他们父女俩回来，就急急忙忙地做了些好吃的送来才算解了围。

看到女儿这么专心致志打球和有网球天赋，米莱克和简娜都很高兴，特别是米莱克更是高兴。因为他特别想经自己的手能够培养出一名名声显赫的网坛好手，现在他觉得看到了希望。为了全面培养女儿，米

莱克夫妻俩做了分工，由米莱克负责纳芙拉蒂洛娃的训练，担任教练工作，而这正好是米莱克的特长；由简娜负责照顾纳芙拉蒂洛娃的生活和身体。

一天，米莱克带着纳芙拉蒂洛娃去布拉格斯巴达体育中心看网球比赛。一个名叫罗德·拉弗尔的澳大利亚网球选手，成了整个体育中心人们注意的新闻人物，他的球打得棒极了。他也是左撇子，简直成了纳芙拉蒂洛娃心中的偶像。可以说，正是由于心中有了罗德·拉弗尔，才使她把自己那朦朦胧胧的梦想一下子伸到了英国的温布尔登网球赛。她十分羡慕罗德·拉弗尔这样世界级的运动员。后来，纳芙拉蒂洛娃去美国定居后，曾和拉弗尔在一个球队打球，当然那时她已经是一个杰出的网球选手了。

米莱克对纳芙拉蒂洛娃心中所产生的温布尔登梦想很高兴，他没有让它象某些事情那样，从生活中轻易地滑过去，而是要尽力帮助她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看完比赛回来后，在训练中，米莱克经常对纳芙拉蒂洛娃鼓励说：

“就当你是温布尔登。这是你能赢得的最大荣誉，站在中心赛场上，高高地举起那只银盘。”

自从一家三口全身心地投入纳芙拉蒂洛娃的网球上来后，在米莱克这位继父兼启蒙教练的精心指导下，再加上纳芙拉蒂洛娃确实有这方面的天赋，她的球技进步很快。在训练中，米莱克的脸上失去了平日的温

情，对纳芙拉蒂洛娃就像对一个正式队员一样，要求极其严格。纳芙拉蒂洛娃在训练中特别喜欢上网抽杀，而讨厌打底线球。她感到只有抢上去攻击才有劲、才够刺激！米莱克觉得她这种强烈的进攻精神固然重要，但在充满竞争的网球场，一名富于成就的网球选手必然是全面的，绝不能有任何缺点使对手有可乘之机。因此，每当米莱克一看到她上网就大喊大叫：

“回来！回来！到后场练底线球！”

为了训练纳芙拉蒂洛娃的耐力，米莱克经常和她打比赛，俩人一边打，米莱克一边给她纠正存在的毛病。有时，俩人能够连续打上 4 个多小时，直累得小纳芙拉蒂洛娃都快爬不起来了。可她仍然在父亲的鼓励下坚持打好攻过来的每一个刁钻的球。另外，纳芙拉蒂洛娃好象对打网球有一种特殊的天赋，她很善于摹仿，常常默不作声地坐在球场边上看大人打球，然后再把学到的技术动作运用到球场上，这使米莱克很高兴。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到了 1965 年，在纳芙拉蒂洛娃 7 岁的时候，她的球技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在刚开始的时候，米莱克大多都能轻松取胜，现在即使拚出全力也根本不是女儿的对手，经常被纳芙拉蒂洛娃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看到女儿的进步如此神速，米莱克甭提心里有多高兴啦。有一天，她正在和米莱克打网球，突然在网球场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

亲舒伯特。舒伯特看到网球场上女儿的英姿后既很高兴又感到很内窘。这时，米莱克对他说：纳芙拉蒂洛娃将来会成为冠军。舒伯特对此不太相信，可米莱克却很肯定地坚持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次与亲生父亲相见不久，大约在 1965 年年底的一天，突然传来了舒伯特的死讯。这虽然使简娜和玛蒂娜心里很难过，但很快也就过去了。不久，玛蒂娜就正式跟随米莱克·纳芙拉蒂尔改名为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

米莱克做事严肃认真。他坚信自己的女儿将来一定会在网球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就，就计划着给她找一个更合适的教练，以使她接受更加系统正规的训练。只有这样，他的女儿才会飞得更高更高，否则就有可能把她给耽误了。于是，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最著名的网球教练乔治·帕马就走进了纳芙拉蒂洛娃的生活之中。

## 乔治·帕马教练

乔治·帕马，这位当时在欧洲网坛很著名的网球教练，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当时最优秀的网球选手之一，他多次参加美国戴维斯杯赛和一些欧洲网球锦标赛，曾经取得过美国戴维斯杯赛的冠军。后来，因伤病等原因退出职业网坛，不再打球。退役后的乔治仍然不

忘心爱的网球，他专门在布拉格西郊办了一个室内网球训练馆。该训练馆位于布拉格的克拉莫夫卡区，在捷克斯洛伐克很有点名气。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网球圈里内行的人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不在乔治·帕马的门下打球，就很难成为好选手。

1965年秋天，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米莱克带着9岁的纳芙拉蒂洛娃，乘火车来到布拉格，又换乘汽车来到克拉莫夫卡，然后又步行数公里来到小山脚下的网球训练馆。以后，纳芙拉蒂洛娃经常不断地在这条中线上往返。刚见到乔治·帕马的时候，他说他很忙，但还是愿意做些指导。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每天来求他教打球的人可以说是应接不暇。不过，乔治在接受新学员上有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以是否有这方面的天赋、是否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是否能够培养成才为准。达不到这3条，不论是谁说情，乔治也绝对不会接收。因为乔治既不想白费精力，更不想误人子弟。

当见到乔治的时候，米莱克对乔治说，他的女儿的球打得很不错。对于父亲夸奖女儿的话，乔治什么也没说，他相信自己的眼光。乔治·帕马带着纳芙拉蒂洛娃来到了训练场地，什么也没说就开始向她击球。只见身材并不太高大的纳芙拉蒂洛娃双手握拍迎击乔治那一个个打到底线附近的球。一会儿的功夫，纳芙拉蒂洛娃救起了许多险球。大约过了半小时，乔治·帕马停下来向米莱克走去，他说：